

不系之舟

何城斌

怀宁县洪铺七里湖草场,每年四五月份是观游的最佳时期。我已陪朋友多次深入草场,置身茂盛的青草之中,沐浴染绿的阳光,眺望远方,心骀荡而身爽。没有人不兴奋忘情,大家蹦蹦跳跳,一片狂欢。

有一条小船,泊在水草相连处。其形状,跟我上次看到的似乎没有变化。船无绳索拴系,静静地,不动。去年夏天汛期,它漂到了哪里?又是怎么漂回来的呢?忽然想到贾谊《鹏鸟赋》上两句话:

澹乎若深渊之静,泛乎若不系之舟。

这是贾谊所向往的人生至境,尽管他已抵近,可终究没有达到。独立思考的人,行驶在航标设置过于繁杂的河流上,反而不安全。他本有的安全意识,逼着自己的思想让道,甚至放弃直道竞渡的机会。

贾谊随梁怀王刘揖入朝,本该庆幸上了很大的平台,可因梁怀王意外坠马摔死,他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,陷入自责,经常哭泣,以致忧郁伤身,患病而逝,才三十三岁。历史上,无数人为他感到惋惜,予以同情。

我读贾谊的作品,发现他的文字之道,相比他的处世之道,更接近“泛乎若不系之舟”。贾谊写文章,纵笔放意,气势汹涌,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称其奏疏,“理既切至,辞亦通畅,可谓识大体矣。”鲁迅称他的文章乃“西汉鸿文,沾溉后人,其泽甚远”,尤其推崇其《治安策》《过秦论》等政论文。

为什么能在诗赋文章中放得开,而在生活中放不开呢?

做人冷静,决定了其行为要遵守系统性秩序,顾及各个方面的影响。当他工作表现优异,成绩突出,得到提拔,他不能骄傲自满;当他因小小的工作失误,而遭妒忌者故意放大事实,他不可无止境地申辩;当被人诋毁,受到不公正处理,他无法对裁决者说不,只能通过诗赋宣泄情绪……深渊之静止,成为人生的观照,走向内敛、收蓄,老气横秋。

他被贬长沙,于人生低谷中说:“命不可说兮,孰知其极。”“迟速有命兮,焉识其时……”对命的

思考,往往带来的心理变化是——接受现实;或者将一切不如意归因为命。

认命之前,他有过一段忧愤不平的时期。凭吊屈原,写下《吊屈原赋》,“哀九渊之神龙兮,沕深潜

以自珍”“彼寻常之污渎兮,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”……有感而发,吊屈原,也是吊自己。所不同的,他要让自己的声音压住鬼神的声音。

闻见自己真实的声音,他又找回了独立思考的自己。当周勃遭冤被捕系狱,他上疏《阶级》,建议汉文帝刘恒以礼对待大臣,至少要将大臣当做人看待。君臣虽然地位不同,“高者难攀,卑者易陵,理势然也”,但是,君臣的体面是人,而不是动物,所以应以人类的礼仪相待,他说:“遇之有礼,故群臣自喜。厉以廉耻,故人务节行。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,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,即非人类也。”

显然,“上设”即航标设置的合理性、科学性,决定着“下行”即行驶的规范性及航道的安全性。他慢慢沉静下来,面对命,面对系之于命的自己这只小舟。

一天,一只猫头鹰飞进了他的屋子,停在座位的旁边。他的目光与猫头鹰的目光对视,他似乎从它眼里看到了不祥,它是来传递某种信息,还是来暗示他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处境,管好自己不安分的心和恣意无束的思想?直到想到“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;忧喜聚门兮,吉凶同域”,他的内心才镇静,淡定。

贾谊开始向往庄子所说的“饱食而遨游,泛若不系之舟”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的境界,于是以老庄的齐生死、等祸福思想来说服自己,实现自我解脱。

可是,贾谊这只小舟,他自我解开的是他看得见的绳索,或者他能解得开的绳索,而那些他看不到的绳索,还有那些打了死结的绳索,他没法解开。于是,当他被征召入京,重新安排重要职务后,一方面仍然上书谈政治、经济,任思想奔驰,驾驭有方;一方面在主流文化环境、政治生态中努力克制自己,处事谨小慎微,生怕有半点闪失。

“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,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,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,臣独以为未也。”敢于说这种话的人,不像一个从长沙贬所归来的人,他忘了与一只凶鸟的对视?自由表达者,在思想的湖泊,一只不系的小舟,漂向哪里?无桨无舵,能避免翻覆于浩浩汤汤、横无际涯的大海,然后抵达深渊吗?

宋代的王安石理解贾谊这只风雨中的小舟,作《贾生》:“一时谋议略施行,谁道君王薄贾生。爵位自高言尽废,古来何啻万公卿。”

洪铺草场、皖河之旁,那只静泊湖汊的小舟,定格在游者的眼前,而我思接千载,想到了汉代的湘江、洞庭,那只特别醒目的名叫贾长沙的小舟,摇晃着发出欷歔之声:“其生兮若浮,其死兮若休;澹乎若深渊之静,泛乎若不系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宝兮,养空而浮;德人无累兮,知命不忧……”



踱步 孔祥秋 摄

金声玉德石头粿

明前茶

在徽州古城,卖石头粿的小店几十家,滋味第一还得数秀英家。

秀英是个70岁的短发老太太,每天天没亮即起,在古城广场上使一套自创的“石锁操”,她挽起袖管给我看:“这臂膀要是不锻炼,不出一两个月就得皮肉松泡了,可使不动那压粿的老硯石。”

两块已经陪伴了秀英38年的老坑硯石乌黑发亮,它们厚约一寸,被雕琢成圆形,成为早点店的金字招牌。硯石表面打了贯穿孔,穿有金属提手。提手上,黑色细麻布像麻花辫一样缠紧了,确保拎着石头,既不会打滑,又不会烫手。硯石的侧面,也用不锈钢做了宽箍,防止它在热力作用下迸裂。这是做石头粿的利器,它的质地既结实厚重,又细腻安宁,瞧着就有一股呼之欲出的“文气”。没错,徽州又称歙州,此地所产的老坑硯石就是做歙硯的原材料,而后者,被苏东坡评价为“涩不留笔,滑不拒墨,瓜肤而穀理,金声而玉德”,用饱含“玉德”的硯石在擀成圆饼的石头粿上用力碾压,将馅料里的油脂与汤汁压榨出来,在铁板上烧得滋滋作响,激发出石头粿的韧性、酥脆与浓香,这一过程,相当于将徽州人千年的毅力与傲气,在每一块石头粿上奋力盖了戳。

秀英的个性,与金声玉德的硯石一样,闷声不响能抵御严寒酷暑。38年前,当地逐渐普及煤气灶,需要到老虎灶上打开水的人越来越少,秀英工作了好几年的老虎灶突然关张,她不得不回到故园。不知所措的情绪只维持了一礼拜,很快,秀英从石匠那里定制了一对“压粿硯石”,开始了她一手一脚养大女儿的旅程。

做粿完全是力气活,梅干菜肉末馅,青菜香肠馅,韭菜鸡蛋馅,南瓜笋条馅,每一样馅料选材、清洗、细切、调味,秀英都要亲力亲为。最费功夫的,是传统肉粿,这是当年出门做学徒的徽商必带的干粮。很多年前,徽州有民谣曰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。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”此话似乎是在埋怨徽州母亲的心狠,可秀英知道替母亲们叫屈:“光是从做肉粿的繁琐上,就可以明白,外头的风霜落在孩儿身上,那股子寒气,当娘的恨不能替他遮挡。”

传统肉粿要用到切出来粒粒分明的猪脊髓,还有炒酥炒香的黄豆。

先把白花花猪脊髓切成石榴籽大小,加葱姜,小火慢煨,熬去水分,留下肉香;再将黄豆用小火,缓慢炒到外面微微起了焦皮,用手一捏便酥碎,才能磨成细粉,加入早已煨熟的肉末中,巧加调味,成为助人长途跋涉也不会肚饿的馅心。秀英在面皮中包入满满的馅料,一面将面皮边缘如捏荷叶边一样拢紧、收口,一面跟我说:“如今,大家肚里都有油水,谁愿意在石头粿中咬出那么多肥膘?早就改用上好的五花土猪肉啦。”

日积月累的手感,让秀英闭着眼睛都能包粿了,包完,收口向下,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饼,隔着半米远一撒手,就能一个抛物线,准确地将肉粿丢上加厚的平底铁锅。

老坑硯石加压逼出的油香,像水袖一样在小巷中来回抛掷,又像徽剧中的吹腔一样轻柔委婉,细听去,却有一股浓烈的傲气。秀英骄傲地解释,她的早点店如今收留了七位命运相似的姐妹,她们都是人到中年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工厂与商店,如今,她们成为“老虎灶早餐店”的员工,把最年长的老板秀英视为主心骨。

秀英教她们做石头粿,教她们如何在水馅包中包入鲜香可口的汤汁,却久蒸不破;教她们如何捏拢馄饨皮,才能让泡泡馄饨像鸡汤里漂浮的乖巧小灯笼,顷刻间俘获人心;她还教她们如何包拢咸蛋黄,才能保证徽式枕头粽切成厚片,每一片上都有“圆圆的太阳”;教她们如何下肉丝汤面,才能确保那一勺笋干浇头又红又亮,还有诱人的沉厚香气……秀英的女儿,已经远嫁,而秀英一点也不寂寞,她每天被已经光顾了三十多年的顾客包围,从前的小男孩,如今带着穿高中校服的女儿来吃早点;从前的中年人,如今拿来了孙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,向秀英报喜,他笑道,“老嫂子,你可是一点都不见老呢!”接着,他由衷感叹:“要养活那么多员工,你也吃了不少辛苦吧。”

秀英压制石头粿的双手依旧那么沉稳有力,她笑着回嘴:“我呀,争取做到80岁,活到90岁,计较辛苦,不如计较快乐。你没有早上4点钟起来干过活,一定不会体会到,有这些四五十岁的女子环绕,天天与她们说说笑笑,也是一种修来的福气咧。”

